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五回 三山館文賓打敗 田府內姐妹聯姻

鐵門門連人帶馬踏入三山館酒館，店主人店主婆，連忙跪在鐵門門馬前哀求道：「樓上不是什麼歹人，乃是府上令郎，偶爾失手得罪，望爺爺寬宥。」鐵門門罵道：「放屁！混賬的話，俺宋文賓，花霸王是俺徒弟，如何懼怕太守之兒？待吾人去查問那個無名小子，把酒盞醬油碟掩下俺面孔上來，俺就打死了這奴才，還是不要償命的。」樹春聽見大怒叫道：「柳興，你去先打這狗頭。」

柳興應聲，跳出街坊上面，那田家姑娘看見，暗暗稱奇道：「小小書童，尚有如此膽量，他東人必然本領高強。」

街上閒人鼎沸，圍住觀看。柳興近前喝道：「休得無禮。」

宋文賓一見，哈哈大笑：「你這小孩子來做甚？」

柳興說：「不必多言，可認得我專打猴拳柳家怕麼？」

鐵門門便下了馬，馬夫帶馬回去，柳興照著宋文賓面門一拳打來，宋文賓閃過還了一拳，如泰山壓頂一般，打將下來，柳興眼快，閃過身軀；宋文賓拳撲了個空，即時起了凶性，趕上前一把拿住罵道：「如今還會說你的猴拳怎樣嗎？」

眾人皆驚得個個把舌頭伸出來道：「這孩子想不能保得性命了！」

田家一位姑娘心中著急，兩眼望著樹春。樹春望見，心中想道：「莫非那二位娘子要我速下樓救了柳興，所以把眼看定了我？」

即道：「永兄，你看我的武藝如何？」

將身一跳，下了酒樓，宋文賓見有人來，隨把柳興望空一拋，丟在地下。手指樹春罵道：「不知生死的奴才，敢打我花千歲府內的教師？該得何罪！快快跪下請罪，便饒你狗命。」

樹春道：「休得狂言，你若知我姓名，恐怕跪下也遲了！我就是杭州柳樹春。」

樓上姑娘聽見著了一驚，原來柳樹春就是此人。宋文賓道：「你就是杭州柳樹春，我也略聞你之名。照俺一拳。」

樹春用手推開，宋文賓飛起一脚，往心胸踢來。樹春閃過身子，乘勢也還一脚，喝一聲去罷，踢得宋文賓跌去七八間人家門面。惹得閒人個個拍手，稱贊樹春本事高強。樓上二位娘子，心中好不喜歡。宋文賓站起身，心中不服。忙趕上來，樹春用了擒拿手法，一把擒祝宋文賓被擒，疼痛難當，沒奈何哀求道：「柳相公如今曉得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認得麼？」

宋文賓道：「認得了。」

樹春即放了手道：「既如此，去罷。」

宋文賓二目睜圓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心中恨氣道：「俺今暫且含忍，改日報冤未遲。料你性命，難逃吾之掌中。」

怎奈膀臂被樹春踢傷，恐花府中人聞知恥笑，即著一塊青布和藥包好，對隨從人說道：「倘花少爺問道，只推被馬跌了下來。」

恨恨而去。街坊之人，亦各皆散，個個稱快，人人喜歡。正是：強中自有強中手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當下店主人走上前叩謝，樹春便把店中打壞什物酒飯，一齊算明，出銀賠償。張永林稱揚道：「舅兄拳法，真乃盡世無雙。如今請到舍間去罷。」

樹春並不推辭，主僕三人出了三山館。正行之間，只聞耳邊叫聲：「永兄。」

你道誰人叫的？就是三山館對門田素日父親田文，出來看見樹春拳法精通，且又一表非俗，實然愛慕之意，故而上前來叫。永林回頭一看道：「原來是田老先生，呼喚學生，有何見論？」

田文道：「永兄，相邀令親到舍下坐坐，言談片時如何？」

永林道：「多承老先生見愛。」

隨向樹春道：「舅兄，這位老先生，是一位春元公，與弟十分相好。裡面坐坐不妨。」

樹春道：「如此請了。」

三人共步而行，柳興跟隨後，來至廳上。見禮一番，分賓主坐定。家人待過了茶，田文見樹春人材出眾，意中卻欲將己女並姪女許托終身，一時實難啟齒。正在沉吟躊躇，卻好樹春問道：「老先生昆仲幾位？世兄幾位？」

田文應說：「老朽父母早年棄世，只有兄弟兩個，現在同居。舍弟名武，與我同登金榜，兩房妯娌，亦皆歸亡，並未生育男子；惟各單生一女，今兩個姐妹俱已及笄，老朽欲擇一佳婿，實在難得。」

張永林聽見此話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說此話，分明看中了柳兄的意思。」

樹春只是含笑不言。心內自道：「二位令媛容顏，已藏在袖中，又不好道出。」

把兩眼不住地看永林。永林會意，連忙說道：「老先生方才說令媛並令姪女，尚未覓有東牀佳婿，晚生舍舅，他是元宰之後，又兼文武生員；家資富厚，家中惟有老母在堂，為人豪傑，仗義疏財，晚生今日願為執柯，令媛並令姪女兩相聯姻；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永林正在廳前談說未完，不料兩個姐妹先在屏後聽得明白，素月道：「姐姐，張金定五妹，時常說舅兄杭州柳樹春，莫非就是此人？所以方才張兄長與他郎舅相稱。張兄他說，要與我們姊妹們做冰人，姻緣諒必能成。」

素月道：「妹妹，你不要做聲，且看爹爹未必肯允。」

素月道：「他方才在三山館飲酒，眉目卻甚留情。」

素月道：「但願爹爹應允，我們實在感激張兄作伐。」

且按下姐妹二人閒談，再說田文聽見永林一番言語，正中心意，愁容頓變喜顏，哈哈大笑，隨問永林道：「永兄既承不棄作執柯人，老朽豈敢推辭？觀令舅又是英雄，將來決成大器。若不嫌二女醜陋，願奉巾櫛。只是老朽家資微薄，妝品無物，不過荊釵布裙而已。」

樹春應說：「多蒙老先生見愛，小婿就此拜謝岳父大人。」

田文笑容還答。樹春道：「小婿今日客中無物為聘，待回歸家稟命家母，前來納聘。快請二岳父出來拜見。」

田文說：「賢婿，你二岳父有病在房，不能出來，改日相見罷。」

又說些閒話，樹春起身告辭，張永林亦抽身告辭。田文叮囑，說：「賢婿功名為重，不可不留心。」

樹春道：「這是終身之事，如何撇得下心？」

田文相送出了牆門。那田氏姐妹聽見親事已成，滿心大悅，各自歸房而去。田文又向兄弟田武說姪女親事已許杭州柳樹春了，田武得病在牀，聞說樹春之名，不覺豁然，頓減三分病症，笑道：「難得哥哥留心，把一雙無母伶仃之女，擇了妥當親事。免我們為人父的掛念在心。」

且按下田家之事，再說張永林邀同樹春主僕二人，雙雙來至家中；柳大娘聞知堂弟來家，即忙下樓相見；姐弟二人，久不會面，甚是一番親熱，排上酒餚，至親三人，共坐一席。柳興即往宣公橋喚了船家，把船放在張家後門河上停泊。再說裡面金定姑娘，聞得柳樹春在家飲酒，即來至屏風後暗中觀瞧：「怪道他這個容貌，為何與我怎麼一般無差？二嫂嫂向來所說他弟長了我一

歲，真是與我一樣無差。先前還不肯全信，今日看來，果然嫂嫂此言不虛。又觀他行動舉止，實是端莊，令人可愛。我想爹娘在日，沒了主意，將我親事許了沈家郎；況且聞說沈家郎久病在身，倘然有些長短，豈不害了奴家重婚再嫁之名？」

想到終身之事，不禁潸然淚下。樹春在廳上酒席間，亦正在想道：「不料金定早年已聯姻了，倘若沈家頃刻迎娶過門，我與姑娘豈不一線難牽？」

心中憂悶，愁眉雙鎖，一時飲酒不得下嚥。永林看見問道：「舅兄你此番是頭一遭到我家，我看你心中不樂，愁眉雙鎖，莫非心中別有機關事情麼？」

柳大娘道：「莫非賢弟怪你姐夫待你有什麼不週之處，所以不悅？」

樹春道：「我非別有他事，偶然一時思及家鄉，所以愁緒心懷不甚歡飲，所以不悅。」

永林夫妻信以為真，安慰道：「兄弟，姑蘇勝景，還未觀看，本月十五日，南河內煙雨樓台舞演划龍船，這是花千歲到鎮江喚來的，有二十四隻，直在南河前演武，與民同樂。在此看過龍舟，然後回家未遲。」

樹春道：「多蒙姐姐姐夫盛情相留，只恐老母在家待望，未便久停。」

永林夫妻道：「這有何難！明日寫下家書一封，打發自家僱的舟船先回，等待盡月之後，送你回府便了。」

樹春聞言想道：「不如在此多住幾天，將來得見金定之面，亦未可知。」

即欣然應允，隨寫家書，打發舟船而去。永林吩咐打掃書房，安排行李。是夜樹春就在書房安歇。來朝乃是四月初六，愛珠素貞兩位姑娘，等待六位姑娘到來，共試武藝。又吩咐小桃在六位姑娘跟前切不可露出聯姻之事。小桃答應曉得，不一時六位姑娘俱到，舟船泊在後門，一齊入內。先見過了太太，然後大家相見。禮畢，來至園中，各試武藝。那沈月姑就使了一個擒拿手法，將愛珠金蓮一把拈起，再用腳一勾，愛珠立不住，跌倒在地。小桃忙扶起來說道：「昨日二姑娘與柳姑爺也是這般拉牢子跌腳個。」

愛珠素貞一時變了容顏，惱著小桃多言。張金定望素貞道：「二姐，柳樹春如何在此與你比拳？」

素貞沒奈何，只得把那贖移墨珠情由說了一遍：「他在廳堂大鬧，是我大怒，與他作個輸贏。被他一跤跌倒，果然本事高強。」

」

田家姊妹道：「你們可曉他大鬧三山館酒樓麼？」

眾姊妹問道：「那三山館可就是在你家對門的，未知為著何事大鬧起來？」

田姑娘道：「花千歲府中有一個教師，名叫宋文賓，綽號鐵門門，他在酒樓之下觀看婦女。」

田姑娘說到其間，覺得含羞，住了口不言。陸翠娥問道：「那鐵門門偷看婦女後，便怎麼樣？」

田姑娘方才應說：「鐵門門仗他花家勢力觀看婦女，還要開聲稱揚，所以惱了英雄之性，登時把鐵門門打得大敗，抱頭鼠竄逃生而去。柳樹春三字，如今聲名大震嘉興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華太太出來，眾姊妹接住道：「母親請坐。」

華太太道：「女兒們辛苦了，一齊坐罷。」

少刻丫環備齊蔬品佳饈，香茶美酒，太太居中坐下，八位姑娘兩旁列坐。翠娥問道：「母親，那樹春的移墨珠，到底有還他麼？」

太太應道：「都是愛珠貪的不肯還他。」

素娥道：「既然姐姐不肯還他，難道他就罷了不成？」

華太太一時無言可答，小桃在旁答道：「柳大爺原不肯干休，我家太太甜言蜜語，幾次溫存，假借暫放府中，改日奉還。柳相公見夫人如此說，願將明珠奉送，方才而去。」

田素日道：「但不知移墨珠怎麼樣的，可借女兒一看？」

華太太道：「在大姐房中收藏，不干我的事。」

愛珠便叫小桃去取出來。小桃去不多時，把珠拿來，姐妹六人，接過輪流看玩。沈月姑把珠接在手中，只管瞧說：「母親，不知這珠，如何稱為移墨？」

華太太道：「此珠原是至寶，由是多年墨跡，見珠而滅。」

小桃說：「小姐們若不信，待我試與小姐們看看便知。」

遂取了一幅破的詩箋，鋪在桌上，人人一齊觀看，小桃就將珠子在紙上移動，頃刻那詩一點俱無。六位小姐大悅贊道：「果然好寶，世間罕有！」

小桃依舊把珠收好，眾人重新飲酒。月姑說道：「母親，不知他家這珠可有幾顆？」

華太太道：「此乃世上無雙之寶，怎說他家有幾顆？」

月姑又說道：「既是世上無雙之寶，柳樹春怎肯一時干休？」

太太見這句話問的厲害，只是呆呆看月姑，無言可答。愛珠就叫道：「賢妹，柳樹春是人間豪傑，爹爹稱珠落地，母親再三溫存，他無可奈何，只得罷了。」

沈月姑心中明白，知此珠必有蹊蹺，只是假作呆癡，不再與辯。素貞要撇開此珠的話，即說道：「賢妹近日聞得花府內採辦龍舟，在南河試演，與民同樂。」

素娥道：「聞說四月十五方要來到南河試演，我們至期，大家一齊去看罷。」

眾人盡皆喜歡，俱道使得。張金定笑向太太道：「母親，你老人家也是一同去看？」

太太搖頭道：「我秉性從來是不歡喜東跑西走的。」

眾姊妹訂約停當，各各辭別太太，回家而去。單說沈月姑滿腹猜疑，回家見過爹娘，到了自己房中，心下想著柳樹春；又聽小桃說他容貌與張金定宛然一般，乃是風流俊俏之士；田家姐姐又說他拳法精通，武藝高強，大家稱羨其名聲大振嘉興。我雖然不是宦家千金，亦是名門閨女，若言我在八姊妹之中，除了張家姐姐之外，也不在六位姐姐之後。終身大事，尚然蹉跎，若得柳姓郎君，成就姻事，才慰夙願。又恐我父母一時沒有分曉，聽愚媒妁之言，胡亂應允，豈非誤了奴的終身？今日觀繼母所說此珠之話，全然含糊，細想來莫非她愛慕柳生，把大姐姐托了終身之事？因此柳生將珠為聘物，竟然不計而去。然如果有是事，於理亦不該瞞著眾人，待我留心慢慢打聽，是虛是實便了。